

六月的注脚

■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六月。毕业季。芳草碧连天。感伤与别离。新起点。分水岭。有人去见大世面,有人跌入凡尘,开始庸常人生。

是预想中的结果,或者不是,纠结的其实不是六月,所有的铺垫早就展开。诚如我在微信里看到的三条被贯之以“神回复”的问答题,虽有调侃的意味,却是可以拿来做六月的注脚。

——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在哪里?此时此刻。

——你读过哪些让你眼前一亮、醍醐灌顶或对你改变很大的理念?天赋决定了你能达到的上限,努力程度决定了你能达到的下限,以绝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,远远没有达到要去拼天赋的地步。

——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?最痛苦的事,不是失败,是我本可以成功的。

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在哪里?不是三十岁,不是四十岁,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某某除以二的年份,而是此时此刻,也

就是,当下。多么巧妙的回答。转换过来,就是努力当从此刻开始的意思。我知道有的高考刚过的孩子,分数还没有出来,已把学习用书打包给卖了。也许是太过压抑,所以会拼命放纵。但是,高考就是终点吗?我也知道,有的人刚刚觅得梦寐以求的好工作,以为从此就可安享太平了,但是,工作就是终点吗?

第二条我直接就想到了俞敏洪的北大演讲。我最为佩服的就是俞在他们班的毕业典礼上说的一段话。他说:“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,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。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,我决不放弃。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,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,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。”

落榜了两次,最后一次俞敏洪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。与很多农家孩子一样,虽然进了北大,但是俞有很多的苦闷。这一点,我们很多即将步入高校的孩子很快就会体会到。他的

普通话不好,一开口大家以为他在讲日语;英语水平一塌糊涂,既不会听也不会说,只会背语法和单词。大学分班的时候,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,因为他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,就被分到了A班,但是一个月以后,他就被调到了C班。C班叫做“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”。他每天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。他进北大以前连《红楼梦》都没有读过,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,他拼命地追赶。结果他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,用了五年时间。尽管如此,直到大学四年级毕业后,他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。他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。在这种焦灼中,俞敏洪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聪明上比不过同学,但是他有一种能力,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。我觉得,正是这种努力,搭起了通往成功的天梯。

有个故事说,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,一是雄鹰,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。有人上天眷顾,天生

就是学霸,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。但是,更多的只会是另外一种动物,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。那就是蜗牛。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。在金字塔顶端,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。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,一定会掉下来、再爬、掉下来、再爬。但是,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,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,它收获的成就,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。

我们绝大多数人生来就是蜗牛,如果有着比肩雄鹰的壮志,百折不挠,相信终能与雄鹰一样成就大业。可惜,我们总是羡慕他人的成功,却自动屏蔽掉他人为此付出的汗水。我们常常会困惑于人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,还会轻易地拿笨来为自己开脱。人这一生,最痛苦的事,不是失败,是我本可以成功的。本可以,但是没有,为什么?缺的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。想想,你明明只有三分努力,凭什么想摘取十分的收获?!

树越来越少了(上)

■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记忆中,村庄是人树共享的世界。一片繁茂的树林,伴着一个炊烟袅袅的村庄。我一直记得站在家乡山冈上看村庄的情景——只见树木,不见人烟,只闻鸡犬之声,不见村庄房舍。炊烟袅袅的时候,我会找到村庄的位置,我会根据炊烟的升起,判断我妈有没有做饭。

现如今,鄂东家乡的树不多了。每次看到家乡树木稀疏的山,就像看一个头发不多的朋友。在镇江,顺着公路往两边看,村庄往往掩映在树木之中,让我很是羡慕。只是这一次,我近距离地走进村庄之后才发现,镇江村庄里也没有多少树了。在我所走过的近300个村子里,只有6个村子树比较多。绝大多数村里很少有古树,只有1个村子有古树,有1个村子里居然一棵树也没有。

其实,一个人远不如一棵树看得全面,也不如一棵树更熟悉家族乃至村庄的历史。人和树共居一个村庄几百上千年,竟然没有结成朋友。如果有机会坐下来谈谈,树肯定会教会人更多的智慧。但是,没有人肯听树说几句话,也没有人肯把树当成朋友。

树是我们真正的朋友。我们呼出的废气,被树接纳;天上过于炽烈的阳光,被树遮住。我们把家安在大树下,跟它共同生长。但是现在,为了盖房子,路边的树大都被砍掉了。那些有幸没有被砍掉的树,根部也被水泥糊上了,一点空地也不留。

每到一村子,我都是先看树。有树的村子,我就觉得很美。没有树的村子,水泥铺得再多,我也觉得不好看。村庄环境

整治要求绿化美化,要求不能有旱厕,不能有粪坑,但是没有要求村里种几棵树。省里没有要求,整治环境的时候就只好根据建设者的喜好种树了。喜欢树的,就种几棵,不喜欢树的,就少种或干脆不种。有的村种了不少树苗,但大多是低矮的灌木,乔木很少。这些灌木,我也不知道它们能不能长大。

许多院子里有被砍倒的树干,或整齐或杂乱地摆放着,干枯的皮肤和木然的表情告诉我,它们死去好久了。不知道它们是要成为木材还是木柴,也不知道它们是不是早已将昔年的一树苍翠全部遗忘。我把树干竖起来,靠墙放置,我觉得树干站起来可以让我看得清楚些。可木头僵硬地没有反应,我什么也看不到。

树有点像人才,活得很艰

难。长不大吧,没人喜欢,会被砍掉;长大以后,好多眼睛都盯着,盖房子需要,打家具需要,也会被砍掉;变成大树以后,用处更大了,还会被砍掉;好不容易变成古树,又被树贩子盯上了,要贩到城里去,那么年纪还要背井离乡,一不留神还会死掉。树在村庄的生命到此为止。村庄的美丽到此为止。树砍了,根留在土里,或许来年树桩上会长出几根嫩芽,若是不被扯掉,十年之后又会长成一棵大树。但是这种可能比较小。树桩的命运大都是被挖出,堆放在院子里,被劈碎当成柴火。有的树根会被人挖出做成所谓的根雕,说是艺术品。在人的眼里,树只是一种物品,一种材料。我们看树的眼光,太过实际,只关心它有没有用,全然忘了它还有生命,还有记忆。

吃饭问题

■文/文靖

生活原香

提到吃饭问题,真是愁肠百结,回想曾经迷恋“看看夕阳,观观秋荷,喝不解渴的酒,吃不求饱的点心”这类文字,就忍不住先要踹自己一脚。围城生活根本状态是不仅需要洗衣拖地,照顾父母孩子,更重要的刚需是,每天做饭,吃好求饱。

话说某日中午,下班迟了,某人临时说,请你下馆子吧。从小果园出来,华阳西路全被三中的孩子占据了,就转到玉清路,“辣妹子”客满,又拐到崇明西路,沿街挑一间干净地儿坐下就再也不想动了。一顿饭吃完,下午一点。不免对这世道陌生,难道大家都不自己开伙么?

十几年主妇做下来,最大的功劳莫过于把一家人的口味调和到一致,有一份舌尖上的温暖家的味道,也就类似于有一缕出门在外的乡愁吧。但是做主妇是很枯燥的,一家三口

的吃饭问题,就像我的哥德巴赫猜想。与人八卦,本能的,羡慕那些有现成饭吃的女人,她们都有一双光滑的纤纤玉手,相形之下,她们才叫太太,我则对应贬内或拙荆。

当我揣着问题把目光投向家里的男人,搜罗天底下所有男人下厨的故事,抓住一切机会普及教育,从古代的袁枚、李渔到当代的蔡澜、沈宏非,他们大名鼎鼎,都是不必细表的老饕,关键是,他们都是男人。当然,身边人身边事更不能放过了,退休的老张院长,但凡外面尝到好吃的菜,总要绕到后厨请教师傅,回家亲自下厨做给老太婆吃。这些活生生的例子,似乎并没有激起家里男人当厨子的乐趣,虽然感化进了厨房,但油烟机的马达震颤声也盖不过他的长吁短叹声。

我怎么就没一点奉献精神呢?黄蓉为了让洪七公收郭靖

为徒,以美食相诱,不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让每天的饭菜不重复,还配上风雅古怪的名字,什么玉笛谁家听落梅、好速汤、岁寒三友、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等,但是话说回来,为了一道进门的三个人能在半小时内吃上饭,咱对食材的要求只能是豇豆黄瓜西红柿韭菜这样的了,至于谁还想在饭里吃出诗意来,那全凭个人造化了,且不论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最后弃了火腿,其难度也堪比《红楼梦》里的茄鲞。文人雅士讲究闲情逸致,达官贵人摆的是高大上,普通老百姓只能“一箪食一瓢饮”了。

男人进门,最想听到的大概并不是娇滴滴一声“亲爱的”,而是厨房里哗哗的水声,油锅里吱吱的响声,锅与铲撞击的急促声,待到一盘刚刚出锅的蘑菇烧鱼、一碟碧绿的空心菜,加上凉拌小黄瓜和一大碗冬瓜骨头汤热气腾腾端上

桌,那个当下,男人是最踏实满意的吧。主妇呢,看着一大一小呼啦啦吃的风卷残云,吵也罢,闹也罢,累也罢,还是享受了幸福而舒畅的一刻,为了提高业务买来的谈吃系列也能心甘情愿看下去了。

“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比食物更能恰如其分地安慰人心,如果有,那就是爱。只有爱和食物同等分量,不分伯仲。”这是萧伯纳说的,诚哉斯言!武侠言情落到男女之爱上也是一蔬一饭在表达,黄蓉是,岳灵珊给思过崖上的令狐冲送饭也是。虽然对做饭厌烦透了,但却始终是作为一种责任存在,顿顿认真餐餐周全,每天在吃上面大费心思。偶尔反复无常也是自我净化,在和家里男人不断的矛盾斗争中得以成长。仔细想想,拜拜五脏庙,还是非常对得起自己和家人的。我的生活,做饭还得继续,并且任重道远。

江花

小山楼

A13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春林渐盛,春水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吹的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情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拂过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年华向晚,初心不丢,流年里摇曳的原香最是怦然心动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筱妮